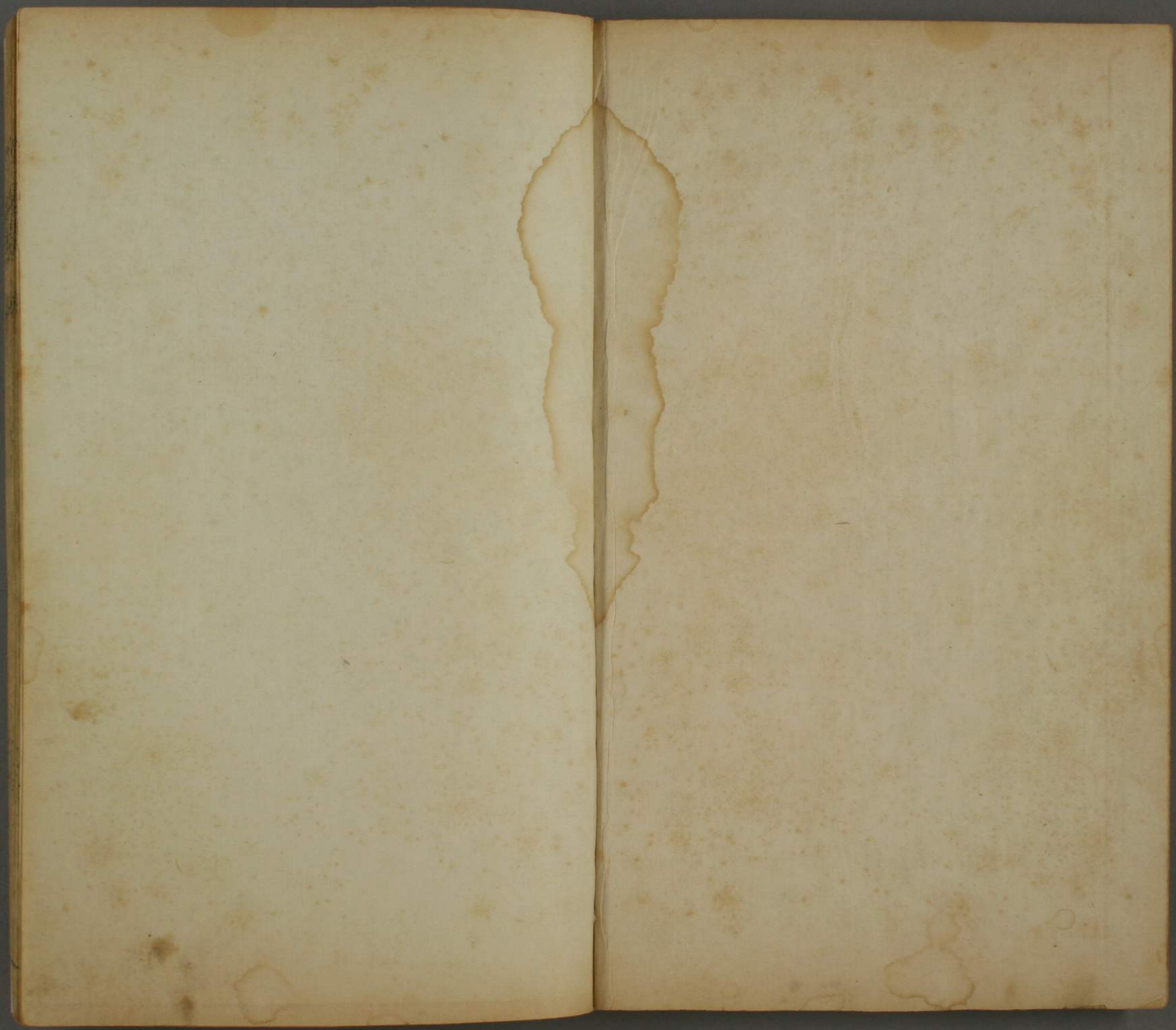


特別
~ 21
3536
23





第一百十六回

鍾會鄧艾取漢中

却說司馬昭與西曹掾邵悌曰諸葛武侯六出祁山折我許多將士姜維九伐中原使我百姓不安將士怯然我見鍾會之策正合我肺腑今日伐蜀如反掌耳汝衆人之意皆言蜀未可伐人心乃怯人心怯則智勇竭若使強戰必敗之道也今衆人心怯惟有鍾會獨建伐蜀之策是心不怯故遣伐蜀蜀必滅矣蜀滅之後降者無非蜀人也凡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蓋心膽已破之故也若蜀一敗民皆恐懼不敢再反將士各自思歸



誰肯順從也。若有異心，自取滅族。此言則吾與汝知之切，不可泄漏耳。邵悌拜曰：真高明遠大之見也。却說鍾會下寨已畢，升帳大集諸將聽令。時有監軍衛瓘、護軍胡烈、大將田續、龐會、田章、爰彰、丘建、夏侯咸、王買、皇甫闔、句安等手下將八十餘員，會曰：必須一大將為先鋒，逢山開路，遇水壘橋，誰敢當之？一人應聲曰：某願往。會視之，乃虎將許褚之子許儀也。眾皆曰：非此人不可為先鋒。會喚許儀曰：汝乃虎體猿班之將，父子有名，今眾將亦皆保汝。汝可掛先鋒印，領五千馬軍、一千步軍，逕取漢中。兵分三路，汝可一路出斜谷，左軍出駱谷，右軍出子午谷。此皆崎嶇山險

之地，當令軍填平道路，修理橋梁，鑿山破石，勿使阻礙。軍行違者，必依軍法。許儀受命，領兵而進。鍾會隨後提十萬餘眾，星夜起程。却說鄧艾在隴西既受伐蜀之詔，一面令司馬懿往遏羌胡，又遣雍州刺史諸葛緒、天水太守王頌、隴西太守牽弘、金城太守楊欣各調本部兵前來聽令。比及軍馬雲集，鄧艾夜作一夢，夢見登高山望漢中，忽于脚下迸出一泉水，勢上湧，須臾驚覺，渾身汗流，遂坐而待旦。乃召殄虜護衛，邵以理師，夢以術理勝術，敢不必言矣。邵問之。邵素明周易，邵入帳拜畢，艾備言其事。邵荅曰：按周易云：山上有水曰蹇。蹇，卦者利西南，不利東北。孔子云：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

也將軍此行必然克蜀成其大功也但可惜蹇滯不能還
艾聞知慙然不樂是日天暮鍾會檄文至合艾起兵糾任
姜維同約於漢中取齊艾遂遣雍州刺史諸葛緒引兵一
萬五千乃先斷姜維歸路次遣天水太守王頎引兵一萬
五千從左攻沓中隴西太守牽弘引一萬五千人從右攻
沓水又遣金城太守楊欣引兵一萬五千前於甘松甘松地名
邀姜維於後艾自引兵三萬往來接應却說鍾會出師之
時有百官送出城外旌旗蔽日鎧甲凝霜人強馬壯威風
凜然鄉民無不稱羨惟有相國參軍劉寔微笑不已太尉
王祥見寔冷笑就馬上握其手而問曰鍾鄧二人此去可

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但恐皆不得還都耳王祥問其故
劉寔但笑而不答祥以為狂言遂不復問乃舉盃送鍾會
去訖早有細作入沓中報知姜維維即寫表中奏後主請
降詔乃遣左車騎將軍張翼領兵守護陽平關右車騎將
軍廖化領兵守陰平橋陰平道名這二處最為要緊若失二處
漢中不保又入吳求救臣自提沓中之兵一面拒敵表到
成都時後主將景耀五年改炎興元年後主覽表已畢驚
倒在地半晌方甦召黃皓問曰今魏國遣鍾會鄧艾大起
人馬分道而來如之奈何皓奏曰此乃姜維欲立功名故
申其表也陛下寬心勿生疑慮妙事臣聞城中有一師婆供奉

一神能知吉凶。可召來問之。後主從其言。於後殿陳設香花紙燭。享祭禮物。令黃皓用小車請入宮中。坐於龍床之上。後主焚香再拜。以告此事。師婆忽然披髮跣足。就殿上跳躍千百遍。盤旋于案上。皓曰。此神人降矣。陛下各退。左右親禱之後。主盡退。侍臣乃再拜祝之。師婆大叫曰。吾乃西川土神也。陛下欣樂太平。何爲求問他事。魏國數年之後。亦歸陛下矣。安敢正視蜀中乎。陛下切勿慮之。言訖昏倒於地。半晌方甦。後主因此大喜。不信姜維之表。賜師婆金百兩。錦百疋。及珍珠等寶。師婆受訖。出內後。主每日只在宮中飲宴歡樂。靜軒有詩歎曰。

魏國先興兵寇圖。無謀後主信師巫。臨危不聽姜維表。輿襯投降祇目愚。

此時姜維累申告急表文。皆被黃皓隱匿。因此悞了大事。先說鍾會大軍。迺遲望漢中。進發前軍先鋒許儀。要立頭功。先望西而入。前至南鄭道口。有一山名曰南鄭關。過卽漢中矣。儀回顧衆將曰。關上不問多少人馬。只飛驟搶過可也。於是守門將盧遜。只有一軍守之。關前有一木橋。橋下是大澗。當日聽知魏兵齊來搶關。遜急令軍士裝起武侯所遺連弩。其弩一張。發十矢。比及預備方了。許儀兵齊來搶關。忽然擲子響處。矢石如雨。儀急退時。早射倒數十

騎魏兵大敗儀回報鍾會鍾會不信自提帳下甲士百餘
 騎逕來視之果然箭弩一齊射下會撥馬便回關上盧遜
 引五百軍殺下來會拍馬過橋橋上土塌陷住馬蹄爭些
 兒掀下馬來馬掙不起會步行跑下橋時盧遜趕上一鎗
 刺來被魏兵中荀愷回身一箭射盧遜落馬鍾會大呼曰
 乘勢搶關此時蜀兵五百人在關前因此關上不敢放箭
 被鍾會殺散奪了山關便保荀愷為護軍以全副鞍馬鎧
 甲賜之會喚許儀至帳下責之曰汝為先鋒吾累下令教
 逢山開路遇水疊橋專一修理橋梁道路以行吾軍吾方
 纔到橋上陷住馬蹄幾乎墮橋若非荀愷吾已被蜀人殺

矣汝既違軍令叱左右推出斬之諸將泣告曰其父有功
 於朝廷名重於當世望都督恕之待請甘松遼姜維之後
 有功贖罪無功誅之會大怒曰吾若犯於司馬公之手肯
 恕吾乎遂令斬首示眾諸將無不駭然會下令催兵殺入
 人心終是不安此時蜀將王含守樂城蔣斌守漢中見魏
 兵勢大不敢出戰乃閉門自守每城只有五千入馬會令
 前軍李輔圍樂城護軍荀愷圍漢城會調撥已畢乃與眾
 將曰兵貴神速不可少停即時掣兵來取陽安關守關將
 蔣舒傳僉商議設計舒曰近聞魏兵二十餘萬而來勢不
 可當不如守之為上僉曰不然魏兵遠來必然疲困雖多

何益我等若不下關戰時漢樂二城休矣蔣舒沉吟未決
忽報大隊魏兵已至關前蔣傳二人上馬視之鍾會揚鞭
大叫曰吾今統十萬之衆到此如早早出降各依品級陞
用如執迷不降吾打破關隘玉石俱焚傳大怒令蔣舒
把關僉自引三千兵殺下關來鍾會便走魏兵盡退僉乘
勢追之魏兵復合僉欲退入關時關上已豎起魏家旗號
不容近關只見蔣舒叫曰吾已降了魏也汝可隨吾投拜
僉勃然大怒厲聲罵曰忘恩背義之賊有何面目見天下
人乎關上矢石如雨僉翻身倒回四下魏兵大合未知傳
僉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姜維大戰劍門關

却說傳僉被魏兵圍在核心左衝右突往來死戰不能得
脫所領蜀兵十傷入九僉乃仰天禱祝先主曰臣力竭矣
願爲蜀鬼言訖復拍馬衝殺魏兵四面攻擊只叫傳僉早
降僉愈加忿怒抖搜精神望外而殺身被數鎗血盈袍鎧
坐下馬倒僉自刎而死餘皆盡降於是鍾會得了陽安關
關內所積糧草軍器極多會見之大悅遂犒三軍靜軒先
生有詩嘆曰

魏將西驅十萬兵漢人無計守陽平蔣舒降虜傳僉死
尚有流芳遺臭名

是夜魏兵宿於陽安城中忽聞西南上喊聲大震會慌忙
出帳視之絕無動靜是夜軍不敢睡天明無事心中甚疑
一日不敢動兵當夜三軍不敢解甲夜至三更西南上喊
聲又起會大驚向曉使人探之回報曰遠哨十餘里並無
一人連三五夜皆如此喊聲不絕是夜又從西南上吶喊
鍾會驚疑不定次日自引數百騎俱全裝慣帶望西南巡
來前至一山只見殺氣四面突起愁雲布合霧鎖山頭會
勒在馬回顧鄉導官曰此何山也鄉導官曰此乃定軍山
昔日夏侯淵歿于此處會聞之悵然不樂遂勒馬而回轉
過山坡忽然狂風大作背後數千騎突出隨風殺來會大

驚引眾騎縱馬而走諸將墜馬者不計其數及奔到陽安
關時不曾折了一人一騎只跌損面目失了頭盔皆言曰
但見陰雲中人馬殺來比及近身却不傷人只是一陣旋
風而已會問降將蔣舒曰定軍山有神廟乎舒曰並無神
廟惟有諸葛武侯之墓會驚曰此必武侯顯聖也吾當親
祭之次日鍾會備祭禮率太宰自到武侯墳前再拜祭之
乃讀其文曰

維大魏景元四年秋八月鎮西將軍鍾會致祭於故漢
丞相諸葛忠武侯之靈曰爲帝王之傳紀今有盛有衰
得將相之扶持兮以安以危昔先生之隱居兮遯世無

聞遇昭烈之三顧兮欲平四夷向白帝之託孤兮繼之
以死出祁山而耀武兮神鬼莫知屯雄師於五丈原兮
○極○奉○承○天○意○句○是○確○語○
長星忽墜此天意已絕於劉氏兮大數難移今後王荒
迷於酒色兮朝綱頓廢誠社稷崩摧兮月盈則虧天子
命予爲大將兮保民全國先生照耀乎肝膽兮決不敢
怠謹拜陳辭于墓下兮願垂聽納三軍肅恐而仰慕聖
德兮無不悲傷望息神威於風雲兮以符天命安清氣
○武○侯○當○無○詞○以○對○
於山嶽兮以順天時嗚呼尚饗

鍾會祭祀畢狂風自息愁雲四散忽然清風習習細雨紛
紛一陣過後天色晴朗魏兵大喜皆棄甲丟盔拜謝回營

是夜鍾會在帳中伏几而寢忽然殺氣凜凜只見一人綸
巾羽扇身衣鶴氅素履阜纒面如冠玉唇若抹硃眉聚江
山之秀胸藏天地之機身長八尺飄飄然當世之神仙也
其人步行上帳會起身迎之曰公何人也其人曰今早重
承將軍見顧吾有片言可伸雖然漢祚已衰天命如是兩
川生靈大羅兵革肝腦塗地誠可憐也汝入境之後不可
妄害生靈當以嚴加禁治言訖拂袖而去會欲趕上問之
踏空驚醒乃是一夢遂喚諸將問時方知是武侯之靈也
於是鍾會傳令前軍立白旗上書保國安民四字凡到之
處如妄殺一人者償命於是漢中人民盡皆出城拜迎會

撫慰人民賞勞三軍自此所到之處軍民安堵秋毫無犯
靜軒先生有詩讚曰

數萬陰兵遶定軍致令鍾會拜靈神生能決策扶劉氏
死尚遺言保蜀民

却說姜維在沓中聽知魏兵大至星夜報知廖化張翼董
厥提兵接應維分兵列將以待之忽報魏兵至矣維引兵
迎之魏陣中爲首大將乃天水太守王頌也頌出馬大罵
維曰吾今大兵百萬上將千員分二十路而進已到成都
汝乃無端匹夫不思早降猶自抗衡欲待梟首耶維大怒
挺鎗縱馬直取王頌二人戰不三合王頌大敗而走姜維

驅兵追殺追到二十里上只聽得金鼓齊鳴一枝兵擺開
旗上大書隴西太守牽弘字樣維笑曰此等匹夫非吾之
敵手遂催兵追之又赶到十里鼓聲大震一枝兵截住去
路旗上大書征西將軍鄧艾六字兩軍混戰蜀兵人困馬
乏強與空力軍交戰威風已挫維抖擻精神與艾戰十有
餘合不分勝負後面鑼鼓又鳴維急退時後軍報說甘松
諸寨盡被金城太守楊欣燒毀速引兵去救維令副將虛
立旗號與鄧艾相拒維自徹後軍來救甘松火焰未絕正
遇楊欣欣不敢交戰望山路而走維隨後趕來將至山巖
下巖上木石如雨維不能前進比及回到半路蜀兵被鄧

三國志
艾殺敗大兵盡回將姜維圍住維引衆騎殺出重圍奔入
大寨守之以待救兵忽流星馬到報說鍾會打破陽安關
守將蔣舒歸降傳命戰死漢中已屬魏矣樂城守將王含
漢城守將蔣斌知漢中已失亦開門而降胡濟抵敵不住
逃回城都求援去了維大驚卽傳令拔寨是夜兵至疆川
口前面一軍擺開爲首魏將乃是金城太守楊欣維大怒
縱馬交鋒只一合楊欣敗走維撻弓射之連射三箭皆不
中維轉怒自折其弓挺鎗趕來戰馬前失將維跌在地上
楊欣撥回馬來殺姜維維躍起身一鎗刺去正中楊欣馬
腦皆後魏兵驟至救欣去了維騎上從馬欲待追時忽報

後有鄧艾兵到了維首尾不能相顧遂收兵要奪漢中適
哨馬報說雍州刺史諸葛緒已斷了歸路維乃據山險下
寨魏兵屯于陰平橋頭維進退無路長嘆曰天喪我也副
將竇隨曰魏兵雖斷陰平橋頭雍州必然兵少將軍若從
孔函谷運取雍州諸葛緒必徹陰平之兵以救雍州將軍
却引兵回過橋頭飛奔劍門關守之則漢中可復矣維從
之卽發兵入孔函谷詐取雍州細作報知諸葛緒緒大驚
曰雍州是吾合守之地倘有疎失朝廷必然問罪急徹大
兵從南路去救雍州只留些小丘守橋頭姜維入北道約
行三十里料知魏兵起行乃勒回兵後隊作前鋒運到橋

頭果然魏兵大隊已去只有些小兵把橋被維一陣殺散
盡燒其寨相諸葛緒聽知橋頭火起復引兵回姜維兵已
過半日了因此不敢追之却說姜維引兵過了橋頭正行
之間前面一軍來到乃左將軍張翼右將軍廖化維問之
翼曰黃皓聽信師巫之言不肯發兵翼聞漢中已危自起
兵來時陽安關已被鍾會所取今聞將軍受困特來解之
遂合兵一處化曰今四面受敵糧道不通不如退守劍閣
再作良圖維疑慮未決忽報鍾會鄧艾分兵十餘路殺來
維欲與翼化分兵迎之化曰白水地狹路多非爭戰之所
不如且退去救劍閣可也若劍閣一失是絕路矣維從之

遂引兵來投劍閣關前一棒鼓響喊聲起處旌旗遍豎太
兵突出隊伍整齊器械鮮明人強馬壯未知何處之兵且
聽下回分解

總評

後主信師婆諸葛武侯之教也客問何故曰武侯所
爲禳星祈命皆師巫之術也如何怪得師婆也客大
笑

第一百十七回

鑿山嶺 鄧艾襲川

却說輔國大將董厥聽知魏兵十餘路入境慌引二萬兵守住劔關見塵頭向關前而來疑是魏兵將次到時一捧號鼓響罷暗伏兵盡出把住關口董厥自臨軍前視之乃姜維廖化張翼也厥大喜接入關上禮畢哭訴後主黃皓之事維曰公勿憂慮若有維在必不容魏來吞蜀也且守劔關養成銳氣併力一戰敵人可退矣厥曰此關雖然可守爭奈成都無人倘被一襲成都瓦解矣維曰成都山險峻非易取之地不必憂耳正言間忽報諸葛緒領兵殺至

關下維大怒急引五千兵殺下關來直撞入魏陣中左衝右突殺得諸葛緒大敗而走退數十里下寨魏軍死者無數蜀兵搶了許多馬匹器械維收兵回關却說鍾會離劍關二十里下寨諸葛緒自來伏罪會怒曰吾令汝守把陰平橋頭以斷姜維歸路如何失也今又不得吾令擅自進兵以致此敗有何理說乎緒曰維詭計多端詐取雍州緒恐雍州有失引兵去救走脫此人因此趕至關下又中其計矣會大怒叱令斬之監軍衛瓘曰緒雖有罪乃鄧征西所督之人不爭將軍殺之恐傷和氣會曰吾奉天子明詔晉公鈞命特來伐蜀便是鄧艾有罪亦當斬之衆皆力告

乃將諸葛緒用檻車載赴洛陽任晉公斷之隨將緒所領之兵收在部下調遣有人忽報與鄧艾艾大怒曰吾與汝官品一般吾尚久征邊疆于國多勞汝安敢妄自尊大耶子鄧忠諫曰聖人云小不忍則亂大謀父親建功至此一旦不自和睦必誤國家大事矣艾曰吾兒之言是也于是鄧艾雖然忍之心中尚怒乃引數十騎來見鍾會會聽知便問左右艾引多少軍來左右答曰只有十數騎會令帳上帳下列武士數百人艾下馬入見會遠接入帳禮畢艾見帳下兵士各不敢妄動甚有威儀艾心中不安乃以言挑之曰將軍得了漢中乃朝廷之大幸也蜀人膽碎矣可

定策早取劔關。會曰：請將軍明見若何？艾再三推稱無能。會堅執求問。艾答曰：以愚意可引一軍從陰平取小路出漢中德陽亭，却襲劔關。關西一百里，用奇兵衝之，逕取成都。姜維必徹兵來救，將軍乘虛就取劔關，長驅大進，全功必獲矣。會大喜曰：既將軍如此高明，可引兵去。吾在此專候捷音。二人設席相別。會回本帳，與諸將曰：多人只道鄧艾有能，今日觀之，乃庸才耳。衆皆聞言，遂問其故。會曰：陰平小路皆高山峻嶺，安能進兵也。若蜀將但以百餘人守其險要，斷其歸路，此輩皆餓死矣。吾只以正道而行，何愁蜀地不能破乎？遂置雲梯砲架，只打劔關。却說鄧艾出轅門，

上馬回顧從者曰：鍾會待吾若何？從者曰：將軍與鍾會一般官爵將軍，又是先輩，何相輕耶？艾笑曰：彼倚功恃強也。回到本寨，師纂、鄧忠一班將士接問曰：今日與鍾鎮西有何高論？艾曰：吾以實心告之，彼以庸才視也。彼今得漢中，以爲莫大之功，若非吾在沓中絆住姜維，彼安能成功耶？吾今取了成都，勝取漢中矣。當夜下令，盡拔寨，望陰平小路進兵，離劔關七百里下寨。有人報鍾會說鄧艾要取成都，會笑艾不智，却說鄧艾即修書遣使馳報司馬昭。其書曰：

切見蜀寇失其漢中，還守劔關，宜遂乘之。今遣精兵從

陰平由斜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劔關西百里去成都二百餘里奇兵衝其心腹劔關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若劔關之兵不還則應涪城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謹此上聞伏希照察

鄧艾發了密書乃聚諸將曰吾今乘虛去取成都與汝等立功名于萬世若等肯從乎諸將應曰願遵軍令萬死不辭艾先令子鄧忠引五千精兵不穿衣甲各執斧鑿器具凡遇峻危之處鑿山開路搭造橋閣以便軍行艾選兵三萬各帶乾糧繩索進發約行百餘里選下三千兵就彼劄

寨又行百餘里又選三千兵下寨是年十月自陰平進兵至于顛崖峻谷之中凡二十餘日行七百餘里皆是無人之地雖有些小人家已逃竄而去魏兵沿途下了數十寨只剩下二千人馬前至一嶺名摩天嶺馬不堪行艾步行上嶺正見鄧忠與開路壯士盡皆哭泣艾問其故忠告曰此嶺西皆是峻壁顛崖不能開也虛廢前勞因此哭泣艾曰吾軍行了七百餘里選退二萬八千只有二千到此今幸過此便是江油矣江油漢之縣名今屬保寧府雖死何慮哉乃喚諸軍曰汝等非是吾軍也乃吾弟兄耳若得成功富貴共之衆皆應曰願從將軍之命艾令先將軍器擯將下去艾取

三國志
檀自裹其身先滾下去副將有檀衫者裹身滾下無檀衫者各用繩索束腰攀木掛樹魚貫而進鄧艾鄧忠并二千軍及開山壯士皆度了摩天嶺方纔整頓衣甲器械而行忽見道傍有一石碣上刻丞相諸葛武侯親題其文云二火初興有人越此二士爭衡不久自死艾觀訖大驚慌忙再拜其碣曰武侯真神人也艾不能以師事之痛哉惜哉遂遣人立武侯廟于山下後人有詩曰

當年鄧艾襲西川曾把陰平石逕穿越嶺雄兵齊貫索臨巖大將自披衫五丁破路應難及三國論功合讓先漢祚將終須換主直饒山向上摩天

又詩曰

陰平峻嶺與天齊猿鶴飛騰尚怯危鄧艾裹檀從此下分明諸葛已先知

那說鄧艾暗度陰平引兵行時又見一個大空寨左右告曰近聞武侯在日曾發一千兵守此險隘後主廢之又深感不已乃與衆人曰吾等有來路而無歸路矣前江油城中糧食足備汝等前進可活後退卽死須當併力攻之衆皆應曰願死戰而已于是鄧艾步行引二千餘人星夜倍道來搶江油城未知勝負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諸葛瞻大戰鄧艾

蜀炎興元年冬十一月，鄧艾深入陰平山谷七百餘里，逕取江油。却說江油守將馬邈，聽知東川已失，雖有準備，只是隄防大路。又仗着姜維全師守住劍關，遂將軍情不以爲重。當日操練人馬回家，與妻李氏擁爐飲酒。其妻問曰：「屢聞邊情甚急，將軍全無憂色，何也？」邈曰：「大事自有姜伯約掌握，于我何事？」其妻又曰：「雖然如此，將軍所守城池，不爲不重。」邈曰：「天子聽信黃皓，溺于酒色，吾料禍不遠矣。魏兵若到，降之爲上，何必慮哉？」其妻大怒，唾邈面曰：「汝爲男子，先懷不忠不義之心，枉受國家爵祿，吾有何面目與汝相見耶？」馬邈羞慚無語。靜軒先生有詩歎曰：

馬邈先懷背逆圖，其妻一語盡忠謨。堪嗟此婦能令
愧殺人間大丈夫。

忽有人慌入報曰：「魏將鄧艾不知從何而來，引二千餘人一擁而入城矣。」邈大驚慌，出降艾，拜伏于公堂之下，乃泣告曰：「有心歸降久矣，今幸見乞將軍恕罪，願招城中居民本部人馬盡皆降之。」艾遂收江油軍民于部下，調遣乃加馬邈爲鄉導官。忽報邈夫人自縊身死，艾問其故，邈以實告之。艾感其賢，令厚禮葬畢，親往祭之。魏人聞知，無不嗟歎。後人有詩贊曰：

後主昏迷漢祚顛，天差鄧艾取西川。可憐巴蜀多名將

不及江油李氏賢

鄧艾取了江油，遂接陰平小路諸軍，皆到江油，取齊，逕來克涪城。此時城內官吏軍民，疑是天降，盡皆降之。蜀人飛報入成都，後主聞知，慌召黃皓問之。皓奏曰：「此詐傳耳，神人必不肯誤陛下也。」後主又宣師婆問時，正不知何處去了。靜軒先生觀此有感，遂作詩曰：

蜀邦將破，憑黃皓宋室臨危，信郭京左道，儉人爲國戒，皆因方寸理難明。

遠近告急表文，一似雪片往來，使者聯絡不絕。後主設胡計議，多官面面相覷，並無一言。卻正出班奏曰：「事已急矣！」

陛下可宣武侯之子計議。原來武侯之子諸葛瞻字思遠，自幼聰明，尚後主女，爲駙馬都尉。後襲父武鄉侯之爵，景耀四年，遷行軍護衛將軍。時爲黃皓用事故，託病不出。於是後主聞卻正之言，乃與多官曰：「非令光之薦，則寡人忘矣。」卽時連發二詔，召瞻至殿下。後主泣訴曰：「鄧艾兵已屯涪城，成都危矣。卿看先君之面，救寡人之命。瞻亦泣奏曰：「臣父子蒙先帝厚恩，陛下殊遇，肝腦塗地，不能補報。願陛下盡發成都之兵，與臣領去，決一死戰。後主稍安，卽撥成都見在兵七萬，與瞻瞻留一萬兵守成都，辭了後主，整頓軍馬。尚書令黃崇言曰：「將軍休待兵足，可宜速去。若稍遲。」

三國志 卷之六
慢倘魏兵一度綿竹平坦之地難以迎敵若不先去涪城據住險要極難退矣瞻叱之曰吾受先人遺書豈不知用兵之道汝勿多言崇出而歎曰國家顛危斯人亦難保矣瞻齊備了人馬乃喚諸將曰誰敢爲先鋒耶言未訖一少年將出曰父親既掌大權兒願爲先鋒衆視之乃瞻長子諸葛尚也尚時年一十九歲博覽兵書多習武藝瞻大喜遂命尚爲先鋒是日大軍離了成都來迎魏兵却說鄧艾求馬邈地理圖邈呈上艾視之涪城至成都一百六十里山川道路開狹險峻一一畫寫分明艾看畢大驚曰若只守涪城倘被蜀人據住前山何能成功耶如遷延日久姜

維兵到吾與鍾會墊背矣速喚師纂并子鄧忠分付曰汝等可引一軍星夜逕去綿竹以拒蜀兵吾隨後便至切不可怠慢若縱他先據了險要決斬汝首師鄧二人引兵將至綿竹早遇蜀兵兩軍各布成陣師鄧二人勒馬于門旗下只見蜀兵列成八陣三鼓罷門旗兩分數十員將簇擁一輛四輪車車上端坐一人綸巾羽扇鶴氅方裾前一小將挺鎗縱馬而出車傍展開一面黃旗上書漢丞相諸葛武侯諱得師鄧二人汗流遍身回顧手將曰原來孔明尚在我等休矣急勒兵回時蜀兵掩殺將來魏兵大敗而走蜀兵掩殺二十餘里遇見鄧艾援兵接應兩家各收兵

退艾升帳而坐喚師纂鄧忠責之曰汝二人不戰而退何也忠曰但見蜀陣中諸葛孔明領兵因此怯然而還以致大敗艾怒曰縱使孔明更生安可退耶汝等見假僞者就退以致敗亡當速斬之衆皆苦勸艾方息怒令人哨探回說乃孔明之子諸葛瞻爲大將瞻之子諸葛尚爲先鋒艾大喜曰無名下將便可破之師纂曰未知虛實不可速行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有何疑慮耶汝二人再不取勝決然斬之師鄧二人又引一萬兵來戰諸葛尚匹馬單鎗抖擻精神戰退二人諸葛瞻指揮兩掖兵衝出直撞入魏陣中左衝右突往來殺有數十番魏兵大敗死者不計

師纂鄧忠中傷而逃瞻驅士馬隨後掩殺二十餘里割營相拒師纂鄧忠回見鄧艾艾見二人俱傷未敢見責艾與衆將商議曰蜀有諸葛瞻善繼父業兩番殺吾萬餘人馬今若不速破後必爲禍也監軍丘本曰何不作一書以誘之艾從其言遂作書一封遣使送入蜀寨守門將引至帳下呈上其書瞻折封視之書曰

征西將軍鄧艾致書于行軍衛將軍諸葛思遠麾下切觀近代賢才未得如公之尊父也昔自出茅廬一言已分三國掃平荆益遂成王霸古今鮮有及者後六出祁山非其智力不足乃天數耳今後主昏弱王道已終艾

奉天子之命重兵伐蜀已皆得其地矣止有成都危在旦夕公何不應天順人仗義來歸表公爲瑯琊王以光耀祖宗決不虛言幸存照鑒

諸葛瞻看畢狐疑未決其子諸葛尚在側問曰父親有意

降魏乎瞻叱之曰吾何爲而降乎尚曰兒見父親有二顧

之意容魏使人寨與之相見一也得其書而審來意二也

見封瑯琊王而不怒三也瞻遂扯碎其書曰吾不及其子

也叱武士立斬來使令從者持回魏營見了鄧艾大怒

卽欲出戰丘本諫曰將軍不可輕出當用奇兵方能勝也

艾從之遂令天水太守王頌隴西太守牽弘伏兩軍于後

艾自引兵而來此時諸葛瞻正欲搦戰忽報鄧艾自引兵

到瞻大怒卽引兵出逕殺入魏陣中鄧艾敗走瞻隨後掩

殺將來忽然兩下伏兵殺出蜀兵大敗退入綿竹艾令圍

之于是魏兵一齊喊罷將綿竹圍的鐵桶相似諸葛瞻在

城中無計可施尚書張遵言曰將軍何不發使于東吳求

救耶瞻遂令彭和賫書殺出往東吳求救去了和逕到東

吳見了吳王孫休呈上告急之書吳王看罷與丞相濮陽

興曰旣蜀中危急孤豈可坐視而不救卽令大將軍丁奉

爲主帥丁封孫異爲副將率兵五萬前往救蜀丁奉領旨

出師分撥丁封孫異引兵二萬向沔中而進自率兵三萬

三國志
向壽春而進分兵三路來援却說諸葛瞻見救兵不至與
衆將曰久守非良圖遂留子諸葛尚與張遵守城瞻自披
掛上馬引三軍大開三門殺出鄧艾見兵出便徹兵退瞻
奮力追殺忽然一聲砲響四面兵合把瞻困在垓心瞻引
兵左衝右突殺死數百人艾令衆軍放箭射之蜀兵四散
瞻中箭落馬而死其子諸葛尚在城上見父死于軍中勃
然大怒遂披掛上馬張遵諫曰小將軍勿得輕出尚歎曰
是忠臣是孝子是慈孫吾父子荷國厚恩只因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何用生
爲遂策馬殺出死于陣上後人有詩讚瞻尚父子曰
蒼天有意絕炎劉漢室江山至此休諸葛子孫皆效死

成都卿相盡添愁智謀雖不扶危主忠義真堪繼武侯
古往今來多少淚行人哀怨哭墳丘

鄧艾憐其忠將父子合葬乘虛攻打綿竹張遵黃崇李球
三人各引一軍殺出蜀兵寡魏兵衆三人死戰不脫力窮
勢孤而亡艾因此得了綿竹勞軍已畢遂來取成都未知
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梁溪葉仲子諺曰諸葛瞻三顧不差也昔日先公曾
受先主三顧之恩今日不得不答之耳一笑一笑一
人言諸葛瞻諸葛尚父子如何便死不禁熬煉大不

濟也。余謂不是他父子不濟，還是孔明不濟，何也？把聰明都使盡了，不肯留些與子孫也。一笑。諸葛尚少年忠義爲臣，則忠爲子，則孝爲孫，則慈跨父，賦租可見也。

第一百十八回

蜀後主與觀山降

却說後主在成都聽知鄧艾取了綿竹，諸葛瞻父子已亡，急召文武商議。近臣奏曰：「城外百姓扶老携幼，哭聲大震，各逃生命。後主大驚，忽哨馬報到，說魏兵將近城下，多官議曰：『兵微將寡，難以迎敵。不如早棄成都，奔南中七郡險峻，可以自守。』就借蠻兵再來克復，未遲。後主便欲南奔。光祿大夫譙周諫曰：『不可南奔。南蠻久反之人，平昔無惠，今若投之，必遭大禍。』文武又奏曰：『蜀吳既同盟，今事急矣，可以投之。』周又諫曰：『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爲天子者。臣料魏

能吞吳。吳不能吞魏。若稱臣于吳。則辱一也。若吳被魏所吞。陛下再稱臣于魏。是兩番之辱矣。今吳未賓。勢不得不受禮。不得不屈。若陛下降魏。魏必裂土以封陛下。則上能自守宗廟。下可以安黎民。若使投東。是下策矣。後主未決。退入宮中。次日衆議紛然。譙周見事急。復上疏。爭曰。

光祿大夫臣譙周切惟陛下以北軍深入。有欲適南之計。臣以爲不安。何者。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爲。猶數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偏之。窮乃幸從。後世官職取以給兵。以爲愁怨。此患國之人也。今以窮迫。欲往依恃。恐必復反。一也。北兵之來。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

四。人勢衰。及時赴追。二也。若致南方外。當拒敵。內供。臣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昔王郎以邯鄲僭號。時世祖在信都。畏逼于郎。欲棄還關中。邳彤諫曰。明公西還。則邯鄲城民不肯損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亡叛可必也。世祖從之。遂破邯鄲。今北兵至。陛下南行。誠恐邳彤之言。復信于今。四也。願陛下早爲之圖。可獲爵土。若遂適南。勢窮乃服。其禍必深。易云。亢之爲言。知得而不知喪。知存而不知亡。知得失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言聖人知命而不苟必也。故堯舜以子不善。知天有授。而求授人。子雖不

宵禍尚未萌而迎授與人况禍以至乎故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豈所樂哉不得已也

後主從譙周之諫欲出降時忽屏風後轉出一人厲聲而罵周曰偷生腐儒豈可妄議社稷大事自古安有降天子哉當斬此賊臣請出戰後主視之乃第五子北地王劉禪也後主生七子長子劉璿次子劉瑤三子劉琮四子劉瓚五子即北地王劉禪六子劉恂七子曰璩共十子惟禪自幼聰明英敏過人餘皆懦善後主與禪曰今大臣皆議可降汝獨仗血氣之勇欲令滿城流血耶禪曰昔先帝在日譙周未嘗干預政事今妄議大事輒起亂言甚非理也臣

切料成都之兵尚有數萬即行不去亦是可人維全師皆在劍關若知魏兵

犯關必來救應內外攻擊可獲大功豈可聽腐儒之言輕

廢先帝之基業乎後主叱之曰汝小兒豈識天時也禪叩

頭哭曰若勢窮力極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

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奈何降乎後主不聽令近臣拖

下殿階譙踴躍大哭曰吾祖公公非容易創立基業今一

旦棄之吾寧死不辱也後靜軒先生有詩歎曰

後主庸才信淺謀不思守國欲降讐當時若聽親兒語

未必山河掃地休

後主令推出官門遂令譙周作降書遣私署侍中張紹駙

馬都尉鄧良同周齋玉璽來雒城即濟城請降時鄧艾每日

令數百鐵騎來成都哨見立了降旗艾大喜不時張紹等

至艾令人迎入三人拜伏于階下呈上降款玉璽艾拆降

款看之款曰

憑他什麼樣祖父少不得有這等子孫什麼要緊什麼要緊不如幹些本等事好

降臣劉禪謹致書于征西將軍麾下切聞杯勺之水終

歸江河燕雀之徒必棲梁棟念禪等限分江漢遇值深

遠借緣蜀土斗絕一隅干遭犯冒漸蕪歷載遂與京畿

攸隔萬里每惟黃初中文皇帝命虎牙將軍鮮于輔賞

密溫之詔申三好之恩開示門戶大義炳然而否德暗

萌竊貪遺緒悅仰累紀未率大教天威既震人鬼歸順

之數怖駭王師神武所次敢不革面願以從命輒救羣

帥投戈釋甲官府帑藏一無所毀百姓布野餘糧棲畝

以俟後來之惠全元元之命伏惟大魏布德施化宰輔

伊周含覆藏疾謹遣私署侍中張紹光祿大夫譙周駙

馬都尉鄧良奉齋園綬請命告誡敬輸忠款存亡救賜

惟所裁之輿櫬在近不復縷陳乞將軍照察

鄧艾看畢大喜受下玉璽重待張紹譙周鄧良艾作書與

紹等齋回成都以安人心三人拜辭鄧艾逕還成都入見

後主呈上回書細言相待之事後主拆封視之書曰

鄧艾竊謂三綱失道羣英並起龍戰虎爭終歸其主此

蓋天命去就之道也。自古聖帝爰逮漢魏受命而王者莫不在乎中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興洪業其不由此未有不顛覆者也。隗囂憑隴而亡公孫述據蜀而滅此皆前世覆車之鑒也。聖上明哲宰相忠賢將比隆黃軫侔功往代銜命來征恩聞嘉響果煩來使告以德音此非人事豈天啓哉。昔微子歸周實為上賓君子豹變義存大易來辭謙冲以禮輿櫬皆前哲歸命之典也。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自非通明智達何以見王者之義乎。相會在即先此布文艾再拜。

後主看畢大喜即遣太僕蔣顯齋敕令姜維蚤降遣尚書

郎李虎送文簿與艾共戶二十八萬男女九十四萬帶國將士十萬二千官吏四萬倉糧四十餘萬金銀二十斤錦綺絲絹各二十萬匹餘物在庫不及具數。擇十二月初一日君臣出降此時北地王劉謚聞知怒氣冲天乃帶劍入宮其妻崔夫人問曰大王今日顏色異常何也。謚曰魏兵將近父王已納降款明日君臣出降社稷從此殄滅吾欲先死以見祖公公不屬膝于他人也。崔夫人曰賢哉賢哉得其死矣妾請先死王死未遲。謚曰汝何死耶。崔夫人曰王死事父妾死事夫其義皆然夫亡妻死何必問焉。言訖觸柱而死。謚將三子殺之并割妻頭提于昭烈廟中伏地

而哭曰臣之肝膽祖父盡知羞見基業棄與他人故先殺其妻子以絕望念後將一命報祖祖如有靈知孫之心大哭一場眼中流血自刎而死蜀人聞知無不哀痛後史官有詩讚曰

君臣甘屈膝何特少忠良可惜西川土堪嗟比地王哭聲聞四遠血淚灑千行妻子先誅絕來朝漢已亡

蕭常論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故曰君爲社稷死爲社稷亡言不可棄社稷苟生而獨存也余觀譙周之議竊悲夫漢之所以亡而周之罪有不容誅者矣彼曹氏乃國賊而吾不共戴天之讐也豈有萬乘之主自屈于

寇讐效匹夫賊人之見忍耻以求活哉方是時諸將擁兵在外尚不下數萬不浹日可檄召而至有如不捷移蹕南幸以待四方勤王之師魏兵遠來勢不久留吾躡其後或能取償焉昔高帝幾落項羽手者屢矣而卒能斃籍者不以亟敗自沮也且鍾鄧之善用兵孰與項籍綿竹之敗孰與成臯之跳諸葛瞻之死又孰與太公呂后之爲楚虜况斯民戴漢之心未已姜維聞降大驚將士奮怒至拔劍砍石勢雖敗而人心猶思奮何獨徇一妄書生之言效匹夫賊人之見而遽爲亡國之舉彼周也平日議論已不右漢事出倉卒固宜若此孔子所謂

一言而喪邦者歟使是時復有若北地王謹者出力爭
于朝指畫利害斬周以釁鼓君臣一心帥厲將士背城
一戰尚庶幾不亡悲夫

後主聽知北地王自刎乃令人葬之次日魏兵大至後主
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出北門十里而
降鄧艾扶起後主親解其縛焚其輿櫬竝車入城靜軒先
生有詩歎曰

魏兵數萬入川來後主偷生失自我黃皓終存欺國意
姜維空負濟時才全忠義士心何烈守節王孫志可哀
滅漢末期鍾鄧死一朝功業總成灰

于是成都之人皆以香花而迎艾拜後主為驃騎將軍
子為奉車都尉諸王皆為駙馬都尉文武各隨高下拜官
請後主還宮出榜安民交割倉庫又令太常張峻益州別
駕張紹招安各郡軍民又令人說姜維歸降艾聞黃皓奸
險欲捉來斬之皓用金寶賂其左右因此得免是日漢亡
後史官有詩歎曰

憶昔婁桑起義兵縱橫萬里誓中興南陽聘得忠臣出
西蜀方能霸業成列曜煌煌沉渭水雄師暗暗度陰平
君臣自縛同輿櫬今古今人憶孔明

後史官又歎後主惑于宦官黃皓以致國亡詩曰

三國志 卷之二十一
祈哀請命拜征塵蓋為常時寵亂臣五十四州王霸業
等閑拋棄屬他人

評曰後主任賢相則為循理之君惑閹豎則為昏闇之
君素絲無常惟所染之禮國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
之二三年則革稱建興考之古義于禮為違又國不置史
記注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矣異靡書諸葛亮雖達于為
政凡此之類猶有未周然經載十二而年名不易軍旅
屢興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自亮歿後茲制漸虧優劣
皆矣

鄧艾取了成都遣人入洛陽報捷去了自此且說太僕蔣

顯到劔閣入見姜維傳後主救命言歸降之事維大驚失

語帳下眾將聽知一齊怨恨咬牙怒目鬚髮倒豎拔刀砍

石大呼曰吾等死戰何故先降耶號哭之聲聞數十里維

見人心思漢乃以善言撫之曰眾將勿憂吾有一計可復

漢室也眾皆求問未知其計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鍾會鄧艾大爭功

却說姜維與諸將附耳低言說了計策維請蔣顯問其消
息顯曰鄧艾坐據成都今主上降敕使各軍倒戈卸甲盡
已歸附維大喜即于劔關遍豎降旗先令人報入鍾會寨
中說姜維引張翼廖化董厥等來降會大喜令人迎接維

入帳會曰伯約來何遲也維正色流涕曰國家全軍在吾
今日至此猶爲速也會甚奇之下座相拜待爲上賓會顧
左右曰據伯約之才真乃中州之名士公伏太初等皆不
能及也維說會曰聞將軍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司馬氏
之盛是一皆將軍之力維甘心事之如鄧士載決以死戰安肯
降耶會遂折箭爲誓與維結爲兄弟情愛甚密此時鍾會
中了姜維之計不收維印仍令照舊領兵維甚暗喜遂令
蔣顯回成都去了却說鄧艾封師纂爲益州刺史牽弘王
頊等各領州郡又于綿竹築臺以彰戰功大會蜀中諸官
飲宴艾酒至半酣乃指衆官曰汝等幸遇我有今日耳如

遭吳漢之徒皆殄滅矣多官起身拜謝艾又曰姜維只是
一時之雄兒也勉強與吾相持故致此窮耳衆皆稱頌鄧
艾之德艾甚喜之忽蔣顯至說姜維自降鍾鎮西艾因此
痛恨鍾會遂修書令人齎赴洛陽晉公司馬昭得書視之
書曰

臣艾切謂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
吳人震恐此席捲之時也是○幹○大○事○者○也○行○也○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兵不
可識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蜀兵二萬黃○鹽○興○治爲軍旅要用並造舟船預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
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待劉禪以致孫休

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于京都吳以爲流徙則于
向化之心不勸且權停留須來年冬月比爾吳亦足平
今即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貲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
鳩爲之宮室爵其子爲公卿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
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
司馬昭覽畢深疑鄧艾有自尊之心乃先降詔封艾詔曰
艾耀威奮武深入虜庭斬將奪旗梟其鯨鯢使僭號之
主稽首係頸歷世逋寇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
雲徹席捲蕩定巴蜀雖白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吳漢
擒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勳也其以艾爲

太尉增邑二萬戶封二子爲亭侯各食邑千戶日下施
行欽此

鄧艾受詔已畢監軍衛瓘取出司馬昭手書與艾曰瓘日
昨觀此書中之事須當報奏不可輒行艾曰將在外君命
有所不受吾計行矣如何阻當遂又作書就令來使賫赴
洛陽此時洛陽小兒謠說鄧艾欲反朝中亦言艾有不遵
晉公之命不受天子之詔不久反矣司馬昭愈加疑忌忽
使命回呈上鄧艾之書昭拆封視之書曰

艾銜命徃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旣服至于承制拜假以
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游東接吳會

宜蚤鎮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夫
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
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於國也先此申狀其
可施行

司馬昭看畢大驚怩與心腹人計議曰今鄧艾倚仗功勞
妄自尊大任意行事反在即日矣如之奈何賈充曰主公
何不封鍾會以制之昭大喜遂遣使賞賜封會爲司徒就
令衛瓘監督兩路軍馬會接了密詔拜伏讀之詔曰
會所向摧弊前無強敵緘制衆城網羅迸逸蜀之豪帥

面縛歸命謀無遺策舉無廢功凡所降誅動以萬計今
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其以會爲司徒
進封縣侯增邑萬戶封子二人亭侯邑各千戶施行

鍾會受封畢設宴相待使命回訖會請姜維計議曰鄧艾
功在吾之上又封太尉之職吾深恨之今司馬公議艾必
反故令衛瓘爲監軍詔吾制之伯約有何高見維曰愚聞
鄧艾出身微賤幼與農家養犢長其貧窘非名門世祿之
子也不識大體今僥倖自陰平斜徑攀木懸崖魚貫而下
方能成功非出良謀實賴國家之洪福耳若非將軍與維
相拒于劍關艾安能成功耶今欲封後主爲扶風王乃大

結蜀人之心其反情不言而可見矣晉公疑之是也會深

喜之維暗喜曰漢室興矣維又曰請退左右維有一事密

伯約忠智不在孔明之下

告會令左右盡退維袖中取一圖與會曰昔日武侯出艸

廬時以獻先帝曰益州之地沃野千里民殷國富可爲霸

業先帝因此遂創成都今鄧艾至此安得不狂哉會大喜

指問山川形勢維一一言之會稱謝曰當以何策除之維

曰乘晉公疑忌之際當急上表言艾反狀晉公必令將軍

討之一舉而可擒矣會卽遣人賫表進赴洛陽言鄧艾專

權恣意行事結好蜀人早晚必反矣朝中文武皆驚會又

令人于中途截了鄧艾表文按艾筆法改寫傲慢之意十

分停逆之辭却說司馬昭見了鄧艾表章大怒自欲入川

討艾當晚昭回家其妻王氏聞知諫曰會見利忘義好生

事端寵過必亂不可深信昭笑曰吾豈不知耶次日先遣

人到會軍前令會收艾又遣賈充引二萬兵入斜谷昭乃

請魏主曹奐駕幸西川收艾西曹掾郤悌諫曰鍾會之兵

多鄧艾六倍當令會收艾足矣何必明公自行耶昭笑曰

汝忘了舊日之言也汝曾道會後必反吾今此行非爲艾

實爲會耳悌笑曰悌已知之故相問也此言切勿泄漏昭

曰吾自以信義待人人必不負吾也遂提大兵起程于是

賈充亦疑鍾會來告司馬昭昭曰如遣汝吾亦疑汝耶吾

三國志 卷之二十一
到長安自有明白此時衆官皆稱昭有海量早有細作報
知鍾會說昭已至長安會慌請姜維求問收鄧艾之計未
知姜維以何策破艾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譙周降詞太不成人把玄德孔明一生銳氣挫盡無
遣可恨可恨雖然誰家沒此結果此亦盈虧之定理
不必說也○鄧艾真心幹事而鍾會忌之于外司馬
昭忌之于內且昭復忌會也適爲伯約地耳丈夫幹
事自有赤心而爲忌者擾亂若此噫可恨矣英雄之
心安得不灰也哉

第一百十九回

姜維一計害三賢

却說姜維與鍾會曰可先令監軍衛瓘收艾艾若殺瓘反
情實矣將軍却起兵討之此正道也會大喜遂令衛瓘引
數十人入成都收鄧艾瓘手下人止之曰此是鍾司徒令
鄧征西殺將軍以正反情也切不可行瓘曰吾自有計遂
發檄文二三十道其檄曰奉詔收艾其餘各無所問若蚤
來歸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者夷其三族隨備檻車兩乘星
夜望成都而來比及雞鳴得見檄文者皆拜于衛瓘馬下
此時鄧艾在府中未起瓘引數十人突入大呼曰奉詔收

艾父子艾大驚滾下床來。薤縛于車上。其子鄧忠出問曰。何為亦被捉下。縛于車上。艾手下將一齊趕來搶時。艾叱之曰。詔書在此。妄動者夷三族。鍾司徒大兵便到也。衆望見塵頭起處。哨馬蚤到。各棄兵器而走。鍾會兵至。會大責曰。養犢小兒。何敢如此。以馬鞭撻其首。姜維亦罵曰。匹夫何不立功名于萬世耶。艾亦大罵之。會令送赴洛陽。會入成都。盡得鄧艾軍馬。威聲大震。乃與姜維曰。吾今日方趁平生之願矣。維曰。明公自淮南以來。算無遺策。司馬氏之盛。皆公之力。今復定蜀。威德震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保全得乎。夫韓信不肯漢于擾攘。以見危于既平。大夫

鍾不從范蠡于五湖。卒伏劍而死。斯二子者。豈暗主愚臣。

伯約妙人。玄德忠臣也。孔明知也。哉利害之使然也。今君大功既立。大德已著。何不法陶朱。

公泛舟絕迹。登峨嵋之嶺。而從赤松子遊乎。會笑曰。君曰。

遠矣。吾年方四旬。正欲立功名于萬世。耀祖宗于地下。豈

可效陶朱公。維曰。其他明公智力所能。無煩于老夫矣。會

撫掌大笑曰。伯約知吾心耶。二人自此每日商議用兵之

策。維密與後主書曰。望陛下恐數日之辱。欲使社稷危而

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再興漢室矣。鍾會正與姜維謀反。忽

報晉公司馬昭大兵屯于長安。先有書到會。接書其書之

意云。吾恐司徒收艾不下。自屯兵于長安。相見在近。以此

先報會大驚曰吾兵多艾數倍晉公知吾獨能辦之今日引兵來是疑忌也遂與姜維計議維曰君疑臣必死豈不見鄧艾乎會曰吾意決矣事成則得天下不成則退西蜀亦不失作劉備也維曰近聞郭太后新亡可作太后有遺詔教伐司馬昭以正弒君之罪據明公之才可席捲中原也會曰伯約當作先鋒富貴同享之維曰願效犬馬微勞但恐諸將不服耳會曰來日上元令節于故宮大張燈火請諸將飲宴如不從者盡殺之維暗喜次日會維二人請諸將宴飲至三更會執杯大哭諸將驚問其故會曰郭太后臨亡有遺詔在此爲司馬昭南闕弒君大逆無道蚤晚欲篡大魏天下命吾討之汝等各自僉名共成此事衆皆大驚面面相覷會拔劍出鞘曰違令者斬衆皆只得從之畫宇已畢會乃因諸將于宮中嚴兵守之維曰我見諸將不服請坑之會曰吾已令宮中掘一坑置棒數千如不從者打死填之時有心腹將丘建在側建乃護軍胡烈手下舊人也烈送建事會建聽知此事密告烈曰鍾司徒掘下大坑又取白棒數千但有不允與兵者打死填之烈大驚泣告曰吾見胡淵領兵在外安知會懷此心耶汝可念向日之情透一消息雖死無恨建曰恩家勿憂某敢爲之遂出告會曰主公軟監諸將在內水食不便可令一人往

傳遍會素納丘建之言遂令丘建監臨會分付曰吾以重
 事託汝休洩漏建曰主公放心某自有緊嚴之法建暗令
 胡烈親信人入內烈以密書付其人其人持書火速到胡
 淵營內細言其事呈上密書淵大驚一時遍示諸營知之
 眾將大怒急來淵營商議曰我等雖死豈肯從反臣耶淵
 曰十八日中可驟入內如此行之時有監軍衛瓘深喜胡
 淵之謀即整頓了人馬令丘建與胡烈烈報知諸將却
 說鍾會請姜維曰吾夜夢大蛇咬吾千條咬吾因此驚覺維
 曰夢龍蛇者皆吉慶之兆也余大喜曰器仗已備放諸將
 若何維曰此輩皆有不服之狀久必為害不如乘早戮之

會從之欲給鎧甲與維來殺魏將維忽然一陣心疼昏倒
 在地左右扶起忽報官外有洶洶如失火之狀會欲令人
 探時喊聲大震四面八方無限兵到維方甦醒維曰此必
 是諸將作惡可先斬之人報兵已入內會令閉上殿門諸
 將上宮以瓦擊之互相殺死數十人宮外四面火起城上
 矢石如雨外兵砍開殿門殺入會自掣劍立殺數人城上
 亂箭將會射倒先梟其首維拔劍上殿往來衝突不幸心
 疼轉加維仰天大叫曰吾計不成乃天命也言畢自刎而
 死時年五十九歲宮中死者數百人衛瓘曰眾軍各歸營
 所以待王命魏兵互相爭剖維腹其膽大如雞卵瓘不能

此陣心疾是蜀疾也。是漢疾也。奈何。

三國志
禁止各軍要報讎。盡將姜維鍾會妻子殺之。鄧艾部下之人見鍾會姜維已死。遂連夜去追劫鄧艾。蚤有人報知衛瓘。瓘曰：是我捉艾。今若留他。我無葬身之地矣。護軍田續曰：昔日鄧艾取江油之時。欲殺續。得衆官告免。今日當報此恨。瓘大喜。遂遣田續引五百兵。趕至綿竹。正遇鄧艾父子。放出檻車。欲還成都。艾只道是本部兵到。不作準備。欲待問時。被田續一刀。鄧艾父子死于亂軍之中。此乃姜維一計害三賢也。後史官有詩歎曰：

後主投降獻蜀川。天亡安得計謀全。
鄧艾遭刑鍾會死。姜維一計害三賢。

又史官因鄧艾蓋世功勳而死于非命。有廟讚詩曰：

自幼能籌畫。多謀善用兵。
凝眸知地理。仰面識天文。
臨到山根斷。兵來石徑分。
功成身被害。魂遶漢江雲。

又史官有鍾會廟讚詩曰：

漢時良將。後幼作秘書郎。
當世誇英俊。時人號子房。
壽春多贊畫。蜀郡逞軒昂。
不學陶朱法。遊魂返故鄉。

又史官有姜維廟讚詩曰：

涼州誇士。天水产奇才。
曾得高人授。親傳秘訣來。
中原曾九代。爵位顯三台。
隻手扶西蜀。傾危可痛哉。

又史官評鍾會鄧艾詩曰：

王凌風節格尚母丘儉才識濟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迂不慮禍難變如機發宗族塗地豈不謬惑耶鄧艾矯然強壯立功立事然闇於防患答敗旋至豈知遠乎諸葛恪而不能近自見此蓋古人所謂自論者也

後裴松之辨姜維曰

○方○古○公○論○盛之譏維誠爲不當于時鍾會大衆旣造劔閣維與諸將列營守險會不得進已議北還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詭道傍入出于其後諸葛瞻旣敗成都旣潰維若回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維

不能奮節綿竹擁衛其王非其理也會欲盡抗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其前驅若令魏將皆死兵在維手殺會復漢不爲難矣夫功成意外然後爲奇不可以事有差忒而扣謂不然設使田單之計邂逅不會復可謂之愚闇哉

却說姜維鍾會鄧艾已死張翼等死于亂軍之中師纂破分其屍太子劉璿漢壽亭侯關彝皆戰敗被魏兵所殺軍民大亂互相踐踏死者不計其數旬日後賈充先至出榜安民方始寧靖留衛瓘守成都此時軍民安堵秋毫無犯乃遷後主赴洛陽面君止有尚書令樊建待中張紹光祿

大夫譙周秘書郎郤正殿中督張通等數人跟隨廖化董厥皆托病不起後皆憂死未知後主遷洛陽若何且聽下回分解

司馬氏復奪受禪臺

魏景元五年改爲咸熙元年春三月吳大將丁奉見蜀已亡遂收兵還吳中書丞華覈上表與吳王孫休曰伏惟吳蜀乃唇齒也成都失守社稷傾覆臣以艸茅竊懷不寧陛下聖仁必垂哀悼臣料司馬昭必篡魏吞吳乞陛下深加防禦休從其言遂命陸遜子陸抗爲鎮東大將軍領益州牧守川左將軍孫異守南徐諸處隘口以防魏兵又沿江

一帶屯兵數百管命大將丁奉總之建寧太守霍弋聞成都守不守素服望西大哭三日諸將皆曰旣漢主失位何不速降戈泣謂曰道路隔絕未知後主安危若何若後主納降魏以禮待之則舉城而降未爲晚也萬一危辱吾主我等守城以死拒之何謂速降耶諸將聽罷亦各切齒忽報後主已赴洛陽面君去了戈大怒便欲起兵劫之諸將曰蜀已無主不如請降爲上戈從其言遂作表遣人詣洛陽而去却說後主劉禪至洛陽入內見魏主曹奐拜伏殿下時司馬昭已自回朝昭責之曰汝荒淫無道廢賢失政理宜誅戮後主面如土色不知所爲文武皆奏後主旣失國

紀幸蚤歸降宜赦之近臣奏建寧太守霍戈有表魏主展
開於御案同晉公視之書曰

漢建寧太守霍戈率六部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
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
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

晉公看罷歎曰蜀有此等人物真忠臣也即赦後主之罪
封為安樂公賜住宅月給請受賜絹萬匹奴婢百人子劉
瑤及羣臣樊建譙周郤正等皆封侯爵後主謝恩出內昭
因黃皓蠱國害民令武士押出市曹凌遲處死次日後主
親詣司馬昭府下拜謝昭設宴款待先以魏樂舞戲於前

蜀官感傷獨後主喜之昭令蜀人扮蜀樂于前蜀官盡皆

墮淚後主嬉笑自若酒至半酣昭與蜀官曰人之無情乃

至於此後主是個安樂善處出世人不識也反笑之可憐雖使諸葛亮在亦不能輔之久全何況姜維乎乃

問後主曰頗思蜀否後主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須臾後主

起身更衣郤正跟至廂下曰主公如何答應不思蜀也倘

再問可泣淚答曰先人坟墓遠在岷蜀之地其心西悲無

日不思晉公必放主公歸蜀矣後主記之入席酒將微醉

昭又問曰頗思蜀否後主一一言之欲哭無淚遂閉其目

昭曰此乃郤正之語耶後主開目焦視曰誠如尊命昭及

左右皆笑之昭因此大喜後主誠實再不疑也靜軒先生

有詩歎曰

追歡作樂笑顏開不念危亡半點哀快樂異鄉忘故國
方知後主是庸才

却說朝中大臣因昭收川有功欲立爲王此時魏主曹奐
名爲天子實不能主張皆由司馬氏爲之昭有爲王之意
故使大臣以天子爲名遂請封晉公司馬昭爲晉王謚父
司馬懿爲宣王兄司馬師爲景王昭妻乃王肅之女生二
子長曰司馬炎人物魁偉立髮垂地兩手過膝聰明英武
膽量過人次曰司馬攸情性溫和不恭儉孝弟昭甚愛之因
司馬師無子過房以繼其後昭嘗曰天下者乃吾兄之天

下也于是司馬昭受封晉王欲立司馬攸爲世子山濤諫
曰廢長立幼違禮不祥賈充何曾裴秀皆是昭心腹之人
進言曰長子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旣茂天表如此
非人臣之相也昭猶豫未決太尉王祥司空荀顗諫曰前
代立少多致亂國王上可宜思之昭遂立長子司馬炎爲
世子官帶中撫軍大臣又奏曰當年襄武縣日當卓午天
降一人身長二丈餘腳跡長三尺二寸白髮蒼髯着黃單
衣裹黃巾拄藜頭杖自稱曰吾乃民王也今來報汝天下
換主立見太平如此在市遊行三日忽然不見似此乃王
上之瑞也王上可戴十二旒冠免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

乘金根車備六馬進王妃爲王后立世子爲太子昭心中
暗喜回到宮中正欲飲食忽中風不語次日病危太尉王
祥司徒何曾司馬荀顛及諸大臣入宮問安昭不能言以
手指太子司馬炎而死時八月辛卯日也何曾曰天下大
事皆在晉王也可立大子爲晉王然後祭葬是日司馬炎
卽晉王位封何曾爲晉丞相司馬望爲司徒石苞爲驃騎
將軍陳騫爲車騎將軍謚父爲文王遷葬已畢炎召賈充
裴秀入宮問曰曹操曾云若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乎
果有此事否充曰操世受漢祿恐人議論篡逆之名故出
此言乃明教曹丕爲天子也炎曰孤父王比曹操何如充

曰文王輔魏已歷三世與操不同也炎曰何爲充曰操雖
功蓋華夏下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子丕繼承大業差
後甚重東西驅馳無可寧歲後宣王景王累建大功布恩
施德天下歸心矣文王扶危除暴功蓋萬世以封王號故
不同操耳炎曰丕尚紹漢統孤豈不紹魏統耶賈充裴秀
二人再拜而奏曰王上當法曹丕紹漢故事復築禪臺布
告天下以卽正位何不美哉炎大喜次日帶劍入內此時
魏主曹奐連日不曾設朝心神恍惚舉止失措炎直入後
宮奐慌下御榻而迎炎坐畢問曰魏之天下誰之力也奐
曰皆晉王父祖之賜耳炎笑曰吾觀陛下文不能論道武

不能經邦何不讓才德者主之與大驚口噤不能言倘有
黃門侍郎張節大喝曰晉王之言差矣昔日魏武祖皇帝
東蕩西除南征北討非容易得此天下今天子有德無罪
何故讓與人耶○亦○可○為○漢○家○吐○氣炎大怒曰此社稷乃大漢之社稷也曹操
倚仗漢相之資挾天子以令諸侯自立魏王篡奪漢室吾
祖父三世輔魏得天下者非曹氏之能實司馬氏之力也
四海咸知吾今日豈不堪紹魏之天下乎節又曰若行此
事乃篡國之賊也炎大怒曰吾與漢家報本有何不可此
武士將張節亂瓜打死于殿下與泣淚跪告炎起身下殿
而去與賈充裴秀曰事已盡失如之奈何充曰天數盡

矣陛下不可逆之當照漢獻帝故事重修受禪臺具大禮
禪位與晉王上合天心下順人情陛下可保無虞也與從
之遂令賈充築受禪臺以十二月甲子日與親捧傳國璽
立于臺上大會文武後靜軒先生有詩歎曰

魏吞漢室晉吞曹天運循環不可逃張節可憐忠國事
一拳怎障泰山高

請晉王司馬炎登壇授與大禮與下壇具公服立于班首
炎端坐于壇上賈充裴秀列于左右執劔令曹與再拜伏
地聽命充曰老瞞亦筭至此乎一笑自漢建安二十五年魏受漢禪已經四十五
年矣今天祿永終天命在晉司馬氏功德彌隆極天際地

三國志
可卽皇帝正位以紹魏統封汝爲陳留王出就金墉城居
止當時起程非宣詔不許入京負泣謝而去太傅司馬孚
哭拜于負前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炎見孚如此
封爲平王太宰孚不受而退是日文武百官再拜於臺下
山呼萬歲炎紹魏統國號大晉改元爲太始元年大赦天
下置立諫官此時魏亡人民安堵秋毫無犯後史官有詩
歎曰

獻帝稱臣輦路傍咸熙又見拜君王金墉城外山河舊
受禪臺前草木黃魏國規模如漢代陳留踪跡似山陽
一還一報皆天理今古令人笑幾場

史臣評曰古者以天下爲公惟賢是與後代世位立子
以適若適嗣不能然情繫私愛撫養嬰兒傳以大器何
託不專必參枝族終于曹爽誅夷齊王僭位高貴公才
惠夙成好問尚詞蓋亦文帝之風流也然輕躁忿肆自
陷大禍陳留王恭已南面宰輔統政仰遵前式揖遜而
禪遂享大國作賓于晉比之山陽班寵加焉

晉帝司馬炎追謚祖司馬懿爲宣帝伯父司馬師爲景帝
父司馬昭爲文帝立七廟以光祖宗那七廟漢征西將軍
司馬鈞鈞生豫章太守司馬亮亮生潁州太守司馬雋雋
生京兆尹司馬防防生宣帝司馬懿懿生景帝司馬師文

帝司馬昭是爲七廟也。大事已定，日每設朝，計議伐吳之策，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評

或言後主喜魏樂，不悲蜀樂，不思蜀，誠如尊命等，以爲庸才。余謂此皆種菜失筋之故，智也未可知。老瞞奸如鬼蜮，濟以曹丕小奸，做成受禪之臺，彷彿唐虞故事，欲以欺誑天下後世也。誰知四十年後，乃爲司馬炎作一榜樣乎。山陽陳留毫髮不差，謂無天理否也。讀史者至此，亦可回頭作好人矣。你想亂臣逆子，有何利益乎哉。

第一百二十回

羊祜病中薦杜預

漢永安七年，吳王孫休抱病不能言，乃手書召濮陽興入宮中，令太子孫資出拜。吳王把興臂，手指資託而卒。興出與羣臣商議，欲立太子孫資爲君。左典軍萬或曰：「資幼不能專政，不若取烏程侯孫皓立之。」左將軍孫布亦曰：「皓才識明斷，堪爲帝王。」丞相濮陽興不能決，入奏朱太后。太后曰：「吾寡婦人耳，安知社稷之事。卿等斟酌立之可也。」興遂迎皓爲君。皓字元宗，太帝孫權太子孫和之子也。當年七月，卽皇帝位，改元爲元興元年，封太子孫資爲豫章王，追

謚父和為文皇帝尊母何氏為太后加丁奉為左右大司馬次年改為甘露元年皓凶暴日甚酷溺酒色大小失望濮陽興與張布諫之吳主怒斬之夷二人三族由是廷臣緘口不敢再諫又改寶鼎元年立陸凱萬或為左右丞相造昭明宮大興土木文武入山伐木費用無度陸凱上疏諫曰今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臣竊痛之昔漢室既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為晉有此日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為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險瘠非王者之都且童謠云寧飲建康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康死不止武昌居此足明民心與天意也今國無一年之蓄有露根之漸

官吏為苛擾莫之或恤太帝時後宮女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者也又左右皆非其人羣黨相挾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願陛下省百役罷苛擾科出宮女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而國安矣吳主覽疏畢雖劉家听了師婆壞了事孫家又所術士筮著如何不歡是不悅以其先朝老臣特優容之吳主又召術士尚廣令筮著問取天下之事尚對曰陛下筮得吉兆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吳主大喜謂中書丞華覈曰先王納卿之言分頭命將沿江一帶屯數百營命老將丁奉總之孤欲兼并漢土以與後主復讐當取何地為先華覈諫曰伏聞成都千古至今不守社稷傾崩今司馬炎必有吞吳之心陛下宜修德以

安吳民是為上計若強動兵甲正猶披麻救火必致自焚也願陛下察之吳主大怒曰孤欲乘時恢復舊業汝出此不利之言不看汝舊臣之面斬首號令叱武士推出殿門華覈出朝歎曰可惜錦繡江山不久屬於他人矣遂隱居不出於是吳主召鎮東將軍陸抗部兵屯川口以圖荊州襄陽早有消息報入洛陽近臣奏知晉主司馬炎晉上聞陸抗寇荊州與眾官曰昔先帝既平西蜀鄧征西議欲順流襲取東吳先帝不從其謀縱之為暴今來侵犯境界當如之何司空賈充出班奏曰臣聞吳國孫皓不修德政專行無道陛下可詔荊州都督羊祜率兵拒之俟其國中有

變乘勢攻取東吳反掌可得也炎大喜即降詔遣使到襄陽宣罷天子之詔羊祜領却聖旨相待使命回去整點軍馬預備迎敵此時羊祜鎮守襄陽甚得軍民之心吳人有降欲去皆聽之好個有用將軍好個風流主帥遂之卒用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初到時軍無百日之糧及至末年軍中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着輕裘繫寬帶不披鎧甲帳前侍衛者不過十數人因此軍士皆敬重之一日戰將入帳稟祜曰哨馬來說吳兵皆荒懈可乘其無備而襲之必獲大勝祜笑曰汝眾人以陸抗為小覷耶識貨此人足智多謀日前吳王命之攻拔西陵斬了步闡及其將士數十人却乃全師而回吾亦不能及之

今孫皓善能用人，今此人為將，我等只可守之，候其內有變，則可圖取。若不審時勢，輕進此取敗之道也。吾自有量，汝等勿再言。眾將服其論，只是守界而已。一日羊祜引諸將打獵，正值陸抗亦出獵，羊祜下令我軍不許過界。眾將得令止於晉地，打圍不越其境。陸抗望見之，嘆曰：羊將軍兵有紀律，不可犯也。日晚各退，祜歸至軍中，察問所得禽獸，被吳人先射傷者，皆送還之。於是邊人皆悅服。來報陸抗，抗召進來人問曰：汝主帥能飲酒否？來人荅曰：必得佳釀，則飲之。抗笑曰：吾有半酒，藏之久矣。每恨無因送來，今付與汝。回拜上，都督此酒。陸某親釀，自飲者持奉一勺以

表。昨日出獵之情，來人領啜，携酒去了。左右問抗曰：將軍以酒與彼，有何主意？抗曰：彼既施德於我，我寧可無酬之乎？眾人愕然，却說來人回見羊祜，以抗所問并奉酒事，一一告之。祜笑曰：彼亦知吾能飲乎？遂開壺取飲。部將陳元急止之曰：其中恐有好詐。都督且宜慢飲。祜笑曰：抗非毒人者，也不必疑慮。竟傾壺飲之。次日羊祜升帳，無事。眾將方信自是使人通問，常相往來。一日抗來人見祜，祜問曰：陸將軍安否？來人曰：主帥卧病數日，未出。祜曰：料彼之病與我相同。吾已合成熟藥在此，可付與服之。來人帶藥回見抗，抗即令人持進。眾人驚曰：羊祜乃是吾仇敵，此藥必

非善將軍豈宜服之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汝眾人勿

疑遂服之千古兵符有此而已次日病愈眾將皆拜賀抗曰彼專為德我專為

暴是不戰而自服各保疆界而已無求細利眾將領命忽

報吳主遣使來到抗接入問之使曰天子別無甚言惟令

將軍作急進兵勿使晉人先入抗曰汝先回吾隨有疏章

來奏使人辭抗先行抗即寫疏章遣人賫到建業近臣呈

上吳主拆觀其疏曰

今陛下不務力農富國審交任能明黜陟慎刑賞訓諸

司以德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

計士卒凋瘁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爭帝王之資而

味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奸佞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

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况今克獲不補所喪哉

吳主覽疏大怒曰孤聞汝在邊境與敵人相通今果然矣

遂遣使罷其兵權降為司馬却令左將軍孫冀代領其軍

羣臣皆不敢諫由是吳主自改元建衡元年三年後又改

鳳皇元年這幾年恣意妄為窮兵屯戍上下無不嗟怨丞

相萬或將軍留平大司農樓玄見皓無道三人苦諫皆被

殺之靜軒有詩嘆曰

吳運將衰社稷荒故教孫皓害忠良羣英四十皆誅戮

何不知機劾子房

三國志
前後十餘年殺忠臣四十餘人皓出入常帶鉄騎五萬羣臣恐怖莫敢奈何却說羊祜聽知陸抗罷兵孫皓失德見吳有可乘之機乃作表遣人之洛陽請上伐吳近臣進上表章晉王司馬炎開視其表曰

先帝西平巴蜀南和吳會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其功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強弱異勢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一

夫荷戟萬夫莫當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捲逕至成都漢中諸臣皆烏棲而不敢出非無戰心誠力不以相抗也及劉禪請降諸營堡索然俱散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皓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于此際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于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並下荊州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揚青兗並會秣陵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爲吳謀矣吳緣江爲國東西

數千里所敵者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將
疑于朝士困于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
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
一知也其俗急速不可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
戰老將料敵如視諸掌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去
長入短非我敵也官軍縣進人有致死之志吳人內顧
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可必克矣

司馬炎觀訖大喜便令興師賈充荀勗馮統三人力言以
為不可炎因此不行祐聞上不允其請嘆曰天下不如意
者十常七八今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至咸

寧四年羊祜入朝奏辭歸鄉養病炎問曰卿有何安邦
策以教寡人祐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矣若
皓不幸而歿若更立賢君陛下不能得也炎賜祐坐于左
側而問曰卿何以知之祐曰孫皓若亡羣臣更立一人為
君施恩布德深得民心據長江之阻陛下雖有百萬之眾
安可窺乎炎大悟曰卿可提兵一伐若何祐曰臣年邁多
病不堪領此職陛下選智勇之士可也炎起身稱謝祐辭
炎而出炎命祐乘王輦歸家是年十一月羊祜病危晉帝
司馬炎專駕幸祐家問安炎至卧榻前祐下淚曰臣萬死
不能報陛下也炎亦泣曰朕深恨不能用卿伐吳之策今

日誰可繼卿之志。祐曰：臣凡薦人於朝，即便將奏稿焚之，只恐人知也。炎曰：舉善薦賢，乃美事也。卿何不令人知耶？祐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臣所不取也。炎嘆曰：此正直大臣也。祐令泣而告曰：臣死矣，不敢不盡愚誠。右將軍杜預，堪可重任。若欲伐吳，須當用之。言訖而亡。晉帝司馬炎放聲大哭，上輦而回宮中。文武多官，無不流淚。後人引管鮑故事，有詩以贊羊祐曰：

羊祐病中推杜預，叔牙囚內薦夷吾。古來四海英雄輩，箇是男兒識丈夫。

晉帝炎以祐之亡，垂淚終日。勅葬高阜，贈太傅鉅平侯。即日拜杜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事。南州百姓聞羊祐身死，罷市而哭。江南守邊吳將亦皆舉哀。襄陽人思祐存日，常遊於峴山，遂建廟立碑，四時祭之。往來人見其碑文者，無不流涕。故名為墮淚碑。後胡曾先生有詩嘆曰：

曉日登臨感晉臣，古碑零落峴山春。松間殘露頻頻滴，酷似當年墮淚人。

咸寧五年冬十一月，晉帝降詔分道伐吳。此時吳王皓每宴羣臣，皆令沉醉，又置黃門郎十人，為糾彈官，遇宴罷之後，各奏過失。有犯者，或剝其面，或鑿其眼。由是國人大懼。益州刺史王濬遣人上疏，請上伐吳。晉主視其疏曰：

孫皓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臣某作船七年且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矣願陛下無失事機

晉主覽疏遂與羣臣議曰王公之論與羊都督暗合朕今決意伐吳即欲出師侍中王渾奏曰臣聞孫皓欲北上軍伍已皆整備聲勢正盛難與爭鋒更遲緩一年以待其疲方可成功晉主依其奏乃降詔止兵莫動鎮南大將軍杜預上表爭曰

賊之計窮方不兩完必保夏口以東少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誠可惜

也向所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今有萬安之舉無傾財之慮臣心實了不敢以蒙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晉主見表猶懷疑未決退入後宮與秘書丞張華圍棊消遣近臣奏邊庭有表到晉主開視之乃杜預復表也表云往者羊祜不傳謀而與陛下計故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度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止于無功矣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以計不出已功不在身亦由特思不慮後患而輕相同異耳善于料敵却不能自料也可恨可恨目秋以來計賊之形頗露今若有中止孫皓怖而生計徙都武昌完修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

掠則明年之計亦無及矣

其表着着了然張杜當有開節來可知也首主覽表纔罷張華突然而起推却棊枰歛手奏曰陛下

聖武國富兵強吳主淫虐誅殺賢能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晉主曰卿等之言洞見利害孤復何慮焉即出升殿命鎮南大將軍杜預為大都督引兵十萬出江陵鎮東大將軍琅琊王司馬佃出淝中征東大將軍王渾出江油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各引兵五萬皆聽預調用又遣龍驤將軍王濬廣武將軍唐彬浮江東下水陸兵二十餘萬戰船數萬艘又令賈充為大都督假黃鉞以冠南將軍楊濟副之出屯襄陽節制諸路

人馬充奏曰臣年耄衰老不堪元帥之任晉主曰卿若不行朕當自出充不得已辭帝而行早有消息報入東吳近臣奏曰晉兵大勢水陸並進吳主皓大驚急召丞相張悌司徒何植司空滕修計議退兵之策悌奏曰可令車騎將軍伍延為都督進兵江陵迎敵杜預驃騎將軍孫歆進兵拒夏口等處軍馬臣敢為軍師領左將軍沈瑩右將軍諸葛靚引兵十萬出屯牛渚接引諸路軍馬皓從之遂令張悌引兵入城去了皓退入後宮而帶憂色有幸臣中常侍岑昏問其故皓曰晉兵大至諸路已有兵迎之爭奈王濬率兵數萬戰船齊備順流而下其鋒甚銳朕因此愛也昏

曰臣有一計令王濬之船盡爲粉碎矣皓大喜遂求其計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王濬計取石頭城

却說中常侍岑昏奏吳王孫皓曰江南多鉄可打連環索百餘條長數百丈每環重二三十斤於沿江緊要去處橫截之再造鉄錐數萬長丈餘置于水中若晉船乘風而來逢錐則破豈能飛渡江也皓大喜即發工匠于江邊連夜造成鉄索鉄錐設立停當却說晉都督杜預兵出江陵喚牙將周旨受計汝引水手八百人乘小船暗渡過江夜襲樂鄉多帶旌旗於山林之處立起日則放砲搦鼓夜則各

處舉火肯領兵去了夜渡大江伏於巴山次日杜預領軍水陸並進前哨報道吳主遣伍延出陸路陸景出水路孫歆爲先鋒三路來迎言未了孫歆船到兩兵初交杜預便退歆引兵上岸迤邐追時不到二十里一聲砲響四面晉兵大至吳兵急回杜預乘勢掩殺吳兵死者不計其數孫歆奔到城邊周旨八百軍混雜于中就城上舉火歆大驚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急欲退時被周旨大喝一聲斬于馬下陸景在船上望見江南岸上一片火起巴山上風飄出一面大旗上書晉鎮南大將軍杜預陸景大驚欲上岸逃命被晉將張尚馬到斬之伍延見各軍皆敗乃棄

城走被伏兵捉住來見杜預預曰留之無用叱令武士斬之遂得江陵於是浣湘一帶直抵黃州諸郡守令皆望風賞印而降預令人持節安撫秋毫無犯遂攻武昌武昌亦降杜預軍威大振遂大會諸將共議取建業之策胡奮曰百年之寇未可盡服方今春水泛漲難以久任可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濟西一戰而併強齊今兵威大震如破竹之勢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有着手處也可乘勢而取建業遂遣人來會諸將一齊進兵此時龍驤將軍王濬率水兵順流而下不可當其銳也人報濬曰吳人造鉄索沿江橫截又以鉄錐置於水中如此準備濬大笑遂

造大筏數十萬上縛草木爲人被甲執杖立於週圍順水放下吳兵見之白、是、對、手、以爲活人望風先走暗錐着筏盡提而去又差慣熟水手於筏上先作大炬長十餘丈大十餘圍以麻油灌之在船前行但遇鉄索燃炬燒之須臾皆斷兩路從大江而來所到之處無不克勝後胡曾先生有詩嘆曰

王濬戈鋌發上流武昌洪業土崩秋思量鉄索真兒戲誰爲吳王畫此籌

却說東吳丞相張悌令左將軍沈莹右將軍諸葛觀來迎晉兵莹謂觀曰上流諸軍不作隄防吾料晉軍必至此宜盡力以敵之若幸得勝江南自安今渡江與戰不幸而敗

則大事去矣尚口東吳氣象今日一旦掃地至此觀曰公言待之誠是也言未畢人報晉兵順

流而下勢不可當二人大驚慌來見張悌商議觀謂悌曰

吳危矣何不去之悌曰國家將亡賢愚共之今若君臣

皆降無一人死於國難不亦辱乎觀曰存亡自有天數非

公一人可支吾也何故自取其死悌垂泣曰仲恩今日是

我死日也吾自勿食吳祿今位至丞相得共死矣安可求

生以遺不義之名耶諸葛觀亦垂泣而去張悌與沈瑩却

欲揮兵抵敵晉兵一齊圍之周旨羅尚首先殺入吳營張

悌獨奮力搏戰死於亂軍之中沈瑩被周旨一刀斬之吳

兵四散敗走靜軒先生有詩贊張悌之忠曰

顛危國祚勢難支江左全收大將旗張悌死忠懷食祿

為臣到此是男兒

又贊沈瑩詩曰

勝敗兵家未可期當時誰為整戈時沈公一死輕如葉

留取芳名厲後知

却說晉兵克了牛渚深入吳境王濬遣人馳報捷音晉主

炎聞知大喜賈充奏曰吳地未可即定方值夏月下濕吾

兵深入疫疾必起宜召軍還以為後圖眾臣皆言未可輕

進獨張華爭曰丈夫語誰謂張華博物已哉今大兵已入其巢吳人膽落不出一月孫

皓必虜於殿下矣陛下若不自堅徒廢前功晉主未及應

賈充叱華曰汝不省天時地利欲妄邀功勳困弊其眾雖
晉主自好腰斬不足以謝天下炎曰此是吾之意華但與吾同耳何
 必爭辨忽報杜預馳表到晉主視表意固爭宜急進兵晉
 主遂無疑竟下征進之命王濬等得上命到水陸並進風
 雷鼓動吳人望旗而降飛報吳主皓皓大驚失語殿中數
 百人叩頭告曰今北兵日近江南軍民不戰而降將如之
 何皓曰何故不戰眾對曰今日之禍皆岑昏之罪請陛下
 誅之臣等出城決一死戰皓曰量一中貴何能悞國內一
 人大叫曰陛下豈不見蜀之黃皓乎皓曰且將此人為奴
 可也眾皆入宮中碎割岑昏生啖其肉於是陶濬奏曰臣

以蜀船皆小願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皓從具
 言遂撥御林諸軍與陶濬上流迎敵前將軍張象率水兵
 下江迎敵二人部兵正行不想西北風大起吳兵旗幟皆
 不能立盡倒豎於舟中兵各不肯下船四散奔走只有張
 象數十軍待敵却說晉將王濬揚帆而行過三山舟師曰
 風波甚急船不能行且待風勢少息行之濬大怒拔劍叱
 之曰吾目下欲取石頭城何言住耶遂擂鼓大進吳將張
 象引從軍請降濬曰若是真降便為前部立功象回本船
 直至石頭城下叫開城門接入晉兵人報孫皓皓欲自刎
 中書令胡冲光祿勳薛瑩奏曰陛下何不効安樂公劉禪

手皓從之亦備輿觀自縛率諸文武請王濬軍前歸降濬自扶起以釋其縛諸將皆喜濬請皓入軍中以王禮待之皓將璽綬并圖籍盡皆納下靜軒先生有詩嘆曰

孫皓荒淫社稷休臨危俯首作降囚祖宗基業輕歸昔
甘受長安歸命侯

於是東吳四州四十三郡三百一十三縣戶口五十二萬三千軍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老幼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萬斛舟船五十餘艘後宮五千餘人皆歸大晉大事已定出榜安民盡封府庫倉廩次日陶濬兵不戰自潰琅瑯王司馬佃并王戎大兵皆至已見王濬成了

大功心中忻喜次日杜預亦至大犒三軍已畢開倉賑濟吳民於是吳民安堵此時惟有建平太守吳彥拒城不下聞吳亡乃降王濬表爲金城太守朝廷聞吳已平君臣皆賀上壽晉主執杯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惜其不親見之耳羣臣默然驃騎將軍孫秀退朝向南面哭曰昔討逆壯年以一校尉職分創立基業今孫皓舉江南而棄之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後人讀史至此有弔古詩曰

君王城上豎降旗十萬雄兵近漢湄食祿有人輕舉議
臨戎無主重行持吳侯宮殿青蕪沒討逆墳陵碧草迷
往事窮退多少恨江山依舊物遷移

却說王濬班師還吳主皓赴洛陽面君行至洛陽時太康元年夏五月皓登殿稽首以見晉帝帝賜坐曰朕設此座待卿久矣皓對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帝大笑賈充問皓曰聞君在南方每鑿人眼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耶皓曰人臣弑君及奸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充默然甚愧帝命設筵勞賞吳之君臣封皓為歸命侯子孫封中郎隨降宰輔皆封列侯丞相張悌陣亡封其子孫天下大定封王濬為輔國大將軍其餘各皆封賞後史官有詩嘆東吳曰

憶昔孫堅創業時東南王氣覆江湄龍盤虎踞纔安穩

地裂天崩又改移洋子江中沉鉄索石頭城上豎降旗

可憐錦片東吳地一旦翻成晉地基

三國結局如此可憐可憐
後主劉禪亡於晉太康七年魏主曹奐亡於太康元年吳主孫皓亡於太康四年三主皆善終自此三國歸於晉帝司馬炎為一統之基矣後人有古風一篇以附卷末而嘆曰

高祖提劍入咸陽炎炎紅日升扶桑光武龍興成大統金烏飛上天中央哀哉獻帝紹海宇紅輪西墜咸池傍何進無謀中貴亂涼州董卓居朝堂王允定計誅逆黨李傕郭汜興刀鎗四方盜賊如蟻聚六合奸雄皆鷹揚

孫堅孫策起江左袁紹袁術興河梁劉焉父子據巴蜀
劉表軍旅屯荆襄張燕張魯霸南鄭馬騰韓遂守西涼
陶謙張綉公孫瓚各逞雄才占一方曹操專權居相府
牢籠英俊用文武威鎮天子令諸侯總領貔貅鎮中土
樓桑玄德本皇孫義結關張願扶主東西奔走恨無家
將寡兵微作羈旅南陽三顧情何深卧龍一見分寰宇
先取荊州後取川霸業圖王在天府嗚呼三載逝升遐
白帝托孤堪痛楚孔明六出祁山前願以隻手將天補
何期歷數到此終長星半夜落山塢姜維獨憑氣力高
九犯中原空劬勞鍾會鄧艾分兵進漢室江山盡屬曹

不。敵。芳。髦。纜。及。與。司。馬。又。將。天。下。交。受。禪。臺。前。雲。霧。起。
石。頭。城。下。無。波。濤。陳。留。歸。命。與。安。樂。王。侯。公。爵。從。根。苗。
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謂。足。三。分。已。成。夢。
一。統。乾。坤。歸。晉。朝。

起自蜀後主延熙十九年丙子歲至晉武帝太康元
年庚子歲首尾二十五年事實

總評

到。今。日。不。獨。三。國。烏。有。魏。晉。亦。安。在。哉。種。種。機。謀。種。
種。策。計。不。足。供。老。僧。一。餐。也。哀。哉。哀。哉。然。劉。禪。孫。皓。
則。前。車。也。為。後。車。者。鑒。之。可。不。復。覆。也。



